

第

3

代
学
人
自
选
集

第

1

山
东
教
育
出
版
社

第三代学人自选集

王元化 主编

苏力 著

阅读秩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阅读秩序 / 苏力著. -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第三代学人自选集 / 王元化主编)
ISBN 7-5328-2670-8

I . 阅… II . 苏… III . 法律 - 研究 - 文集 IV . D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6612 号

第三代学人自选集

王元化 主编

阅读秩序

苏力 著

出 版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0531) 2023919 传真: 2011455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 行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 次: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规 格: 880mm×1230mm 32 开本
印 张: 9.25 印张
插 页: 5 插页
字 数: 208 千字
书 号: ISBN 7-5328-2670-8/G·2456
定 价: 15.3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茅三代學人
自述集

清園王元化

川上曰（代序）

——一个学术反省并答友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出版之后，一些朋友侧面或直面地真诚批评和建议说，这两年你是否写得太多了，你也许应当三年不写文章，坐下来认认真真读书，理清学术脉络，写作一些真正属于你的、具有内在的理论连贯性的东西，提出一个理论硬核。这样可以为后人的前进打下一块真正的基石。

朋友的话是令人心暖的，尤其是真诚的批评和建议。但不知是出于直觉还是出于掩饰，我还是为自己作了许多辩

解。我说，学术成就有许多时候基于学术自身之外的东西，我从事学术更多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从长远来看（这个限制句很重要），任何个人的学术都是没有重大意义的；在现代，已经无法在理性上发现一个坚实的学术基础，学术也许只是去研究、回答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因为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尽管理论的解释力有不同；但也因此越是有解释力的理论和学术，对于人来说，也许越没有用，因为这样的理论只是给我们指出一个方向，提出一种对待世界的心态，它或它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替代对具体因素的分析；因此，对外国学者的理论，我从来都是将其作为我的研究的注……说到这里，一位朋友打断了我，说，注了你什么？你有什么可注的？

我哑然了。是的，几年来，我究竟说出了什么，除了依据一些理论对中国的一些问题作了某些分析之外，我提出的“什么是你的贡献？”这个问题反过来向我提出来了。作为追求某种程度学术理论的确定性的我来说，我不能不接受这位朋友以及其他朋友提出的建议。在这个意义上，我被说服了。

然而，我并不是那么容易真正接受别人的观点的人。我更注意自己对生命的体验，注意所见所闻与我的那些从生活中积累起来的“不得不”是否兼容。任何论证和观点，都会由我个体的生命体验来检验，最后或被纳入我人生经验的某个部分中，或最终被拒斥。其实，我想，每个人都是大致如此的，理论论证的说服力总是有限的，只有与自己人生体验相融通的建议、批评才能被接受。这也许是人类的一个通病，也是人为什么难以真正在行动上接受他人批评或劝告的根源。

那么，我何以不能接受朋友们的这些不仅是善意的、而且更多是期待的批评和建议呢？是什么样的“不得不”阻碍了我？难道我已隐约地感到自己能力的局限，因无法承担起这种

沉重的期待而虚伪地为自己的局限性诡辩吗？难道我已成了那只踢了两脚、吼了两声之后的“黔之驴”吗？面对自己的追问，一种沉重地压迫自己的道德化的追问，我几乎有无地自容之感。这倒并不是因为我是在自觉地掩饰自己、为自己辩护，而是因为我不清楚我的辩护是否在潜意识的层面上是出于这种“黔驴”之感。每个人在自己心目中都是一个好人，因此人的清醒意识往往并不反映出自己潜在的意识。我痛苦，因为我在反省。

归国几年来，我写下了一些文字，也获得了一些朋友和读者的好评。然而，我也深知，许多东西也许算不上学术，并不深刻，也许仅仅是因为目前“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而另一方面，我也渴望学术名声和社会反响，渴望能像《一千零一夜》中的那位说故事者以自己的言语延续生命，如果不是能获得不朽的话。但是，在学术的追求中，在对自己的人格的道德反省中，我也知道这并不是全部的我。我有强烈的社会、民族责任感，我是一位很有责任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始终敬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他们对于信念和理想的坚定始终令我激动。我希望中华民族繁荣、强大，并常常在一些相当平常的时刻动情，甚至泪流满面；以致我爱人常常说，你这样的人太容易当“叛徒”了。作为一个男子，我也常常为自己这些无法自制的似乎是“女性化”举止而自惭。但是，“无情未必真豪杰”。

这些宣言式的话和自述也许与学术拉远了。其实，也许并不远。一个人的学术活动仅仅是他的生命存在方式的一个构成部分，永远不是他的全部。尽管事实上我甚至无法不借助注释阅读许多古文，尽管我的写作中常常借助于西方学者的思想和理论，甚至在文法上也时有显露，但我感到自己在情感上、心

态上具有更为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人也许并不能完全为他的思想情感的言语表述方式和所利用的理论资源所决定（萨皮尔和沃尔夫认为语言会决定人的思维方式），而更多是为他的生活感知方式和综合表达方式所决定。

如果这一命题成立，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的学术研究将呈现的风格——如果可以用这种通常只能同大学者相联结的概念的话，并构成了我学术理论生涯的那些“不得不”。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呢？这肯定是一个无法给予全面回答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无法在这个传统之内——即以这个传统自身作为参照系——而给予回答的问题。我几乎完全不了解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其他文化，而只是对欧美文化有所了解。若是同欧美现代主流文化相比，我感到欧美主流学术就是罗蒂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中所批评的基础主义，其核心隐喻也许可以说就是柏拉图的“穴中受缚之人”（《理想国》，卷7；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卷4、节16也曾提到这一隐喻）；而中国文化学术的特色是多视角主义，其核心隐喻也许就是孔子的“子在川上曰”（《论语·子罕》），是“行吟”，是“边走边唱”：

茫茫江水，一叶扁舟顺流而下，船上立着一个人，面对大千世界，或歌，或吟，或沉默，而即使沉默也是这天地间的言语。两岸山冈林木都瞬息即变，似乎只有那遥远的日月星辰永远驻留，可以成为他的终极关怀，却也在流变着。面对这一切，这个人的歌、吟或沉默都存在，却又都在消逝着，甚或消逝也是一种存在……

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存在方式，无论他或她是学者、思想家，还是普通人。

比喻总是蹩脚的。但正是在此，我忽然形象化地理解了据

说是现代人才有的、其实每个爱自省的人都会有那种“孤独”，涌起与他人交流的渴望；理解了为什么孔子“述而不作”，理解了“屋后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一株还是枣树”的描述和它的作者。我理解了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产生过，也从来不需要那种大写的“真理”概念，^①理解了为什么中国传统学者为什么很少精细严格的论证，而更多是平和地说出一些他们的即刻感悟，而后来者只有在到达人生的某些阶段才能体悟到其中的睿智。我理解了为什么苏东坡的诗文中至少对我来说最动人的始终是《赤壁怀古》和《赤壁赋》，是《夜游承天寺》那个“积水空明”、“藻荇交横”的水中境界。我甚至理解了中国戏剧（尽管我并不喜欢）和中国画的所谓“散点”透视，理解了陈寅恪、钱钟书这些中国学者不追求体系化的著作方式。

我也——至少在一些点上——理解了另外一些西方学者的思想，理解了帕斯卡尔关于人不过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的命题，理解了尼采关于“个人是命运的一个片断”的命题（《偶像的黄昏》），理解了维特根斯坦对不可言说物所保持的沉默，理解了所谓的后现代学者的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哲学、视角主义、反方法论，理解了海德格尔、伽德默尔的此

①见，Chad Hansen,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ruth’,”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4, 1985, pp. 491~519. 但这并非为中国传统思想的特点，西方的一些学者也曾对柏拉图的知识论和真理观提出过挑战，例如，尼采就说过，“虚构一个‘彼岸’世界是毫无意义的……把世界分为‘真正的’世界和‘假象的’世界……只是颓废的一个预兆，——是衰败的生命的表征……”；“‘真正的世界’是一个不再具有任何用处的理念……是一个已经变得无用、多余的理念，所以是一个已被驳倒的理念，让我们废除它！”见《偶像的黄昏》，周国平译，24、25和26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

在、传统和偏见，理解了福柯的那摧毁性的“考古学”。

正是这样，我才敢在这条川上的我的这条船上说，从形而上的层面上看，也许中国传统文化要比西方现代主流文化更为坚实，因为它并不追求那无法追求的扎实的基础；也许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会更为恒久，因为它理解个体的生命如白驹过隙。

正是在这条川上我的这条船上，我也才理解了我自己，理解了我可能做的和应当做的。我更准确地更深刻地理解了我先前仅仅是凭直觉说过的话，“人其实都是机会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并因此，至少在这一刻，在某种程度上，我也超越了和摒弃了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

人（是我，而又不仅仅是我）只是在他作为“脆弱之苇草”的限度内努力。

如果我们都在川上，各自都乘坐着不同的扁舟，那么我们何以建立一个坚实的体系，难道仅仅是为了使我们的歌、吟、沉默都显得更为坚实，更为系统？无论我们如何心比天高，我们都只不过只是在流动的川上言说，沉默，言说，沉默，直至个人的永远的沉默；而所有的言说和沉默都只是一种情境化的反应，都只是在言说的那一刻对自己具有其真正独特的意义。只有这样理解了学术和人生，我们才会“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才不至于为了理论的融贯、体系的完成而牺牲了人生的融贯和思想的完成，为理论的构架而牺牲了人生的智慧，为进入某一个学术流派或“与世界接轨”而牺牲了你的独特感悟，一句话，为了“永恒”而失去现在。我们又何以可能重建理论与学术的统一，学术和人生的统一。

当然，上面的这些问题也都可以反过来追问，反过来思考——既然我们都是川上。因此，上面的论说并没有回答什么，也许只是提醒我，要像行云流水地那样生活，对一切，

“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为色”（《赤壁赋》），不刻意求“功”和“工”；提醒我，重要的也许是在兴情所至之际歌、吟、沉默了些什么，而不在于以某种方式歌、吟或沉默过；提醒我，在川上，可以只吟一首长歌，但也可以吟数首短曲，甚至可以像黔驴那样“吼上两嗓子”。也许这些歌、吟、沉默或“吼”之间并不融贯自治，但它们是在这个人身上融贯起来了，在这个人所经历的川上自治起来了。学术的融贯性和系统性也许总是在一种思维方式指导下的构建，而不是学术理论的外在或内在的逻辑结构。

这也许是我面对朋友批评的自我辩解，甚或一种委婉的拒绝？但又确实不是，至少不全是辩解和拒绝，而是对自我、对人生、对学术之“基础”的反思。我感谢朋友的批评和期望，我会从各个方面自觉实践，包括系统理论构建的努力；这并非出尔反尔，因为构筑更完整的、更融贯的体系本身也可以是一种“川上曰”，因为朋友的批评也是触动你川上行旅的那一缕江上清风，那一片山间明月。我想说的只是，人贵有自知之明，而不想对自己要求过高，委屈自己，强迫自己为人之不能为之事。更何况，我的专业是法学，一个在我看来更多是实践而不是理论的学科，而一个学科对一个人往往就是一种命运。说句我现在并不真想这样做、但以后未必不会这样做的话：这也是在为自己通融，为失败准备了退路。事实上，我此刻的想法是，如果我此生并未完成一个理论，没有提出一个有坚硬内核的理论或学说，那又怎么样？也许我会后悔。但如果我的某些“川上曰”，在曰的那一刻是精当的，对这个民族的学术理论或者社会实践有某些无法固定下来、不为人所知甚至不自知的影响，那也就足够了。当然，是否真的精当，这并不是人的主观可能把握的，并且也不重要。再退一步，即使并不精当，

而只是我人生那一刻的偏好之反映，那又有什么后悔的呢？无数的人不都这样过来了吗？而还有无数的人也将这样过来。

其实，我们每个人——无论是谁——都是时时刻刻在以不同的方式“在川上曰”。这是一切学术文化乃至个人的存在方式。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许无法论东西文化之高下。

然而，作为绵延 2500 年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一种自觉，作为中国一代代学子的一种自觉，这也许才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它形而上的“基础”和它的高明之处。

1997 年元月 14 日晨于北大蔚秀园寓所

目 录

川上曰 (代序)	001
----------	-----

秩序的阅读

阅读中国市场经济中的秩序	003
--------------	-----

罪犯、犯罪嫌疑人和政治正确	014
---------------	-----

法治三题	025
------	-----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	--

——关于马歇尔诉麦迪逊案的故事 *	034
-------------------	-----

把道德放在社会生活的合适位置	049
----------------	-----

法学的借鉴与发展	061
----------	-----

社群主义的挑战?	067
----------	-----

阅读的秩序

法律文化类型学研究的一个评析	
----------------	--

——《法律的文化解释》读后	081
---------------	-----

关于中国法律史研究

——《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读后

104

礼失而求诸野

——《农民法律意识与农村法律发

展》读后

109

福柯的刑罚史研究及对法学的贡献

114

阅读与秩序

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法治

147

解释的难题

——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追问 194

契约的隐喻

——对一种国家学说的知识考古 232

访谈

留学归来的思考：什么是你的贡献

277

跋

284

1

秩序·
的·
阅读

阅读中国市场经济中的秩序

—

假如我能写一手不错的中文，但并不了解中文语法；又假如我完全不懂英文，甚至没听说过；现在有人拿来一本据说是文笔不错的英文著作让我看，我会怎么样？我会发现这些叫做字母的东西完全乱作一团，不仅字母高低不一，其组合也有长有短，零零落落，不像咱们的中国字，一个是一个，整整齐齐（但是，果真如此吗？请比较一下

“一”、“卜”和“鬱”字，尽管中文被称为“方块字”。因此维特根斯坦说“不要想，只是看”。我很难相信这些字母也有一种和中文相似的功能，其中也有秩序。也许经反复观察之后，我渐渐地发现这些字母拼写数量不一的词的确是有规律的。英文中不断出现“is”这个词，而从来也没有出现过——例如——“iz”的拼写。我可能开始相信其中是有序的。这之后，在别人的指教下，我学会一些词的含义，开始背单词，懂得了简单的句子。我发现这些句子也可以很有效地表现我的感受，甚至表现了一些以前我用中文无法表述的特殊感受（这是完全可能的，按照语言哲学和语言人类学的研究，我们的感受在很多时候是与我们的语言相联系的，因此我们往往因为学习了一种新语言而或多或少获得了某些新的感受。请想一想维特根斯坦的关于一种语言就是一种生活形式的论述）。此后，我又学习了英语语法和文法，我发现英文中有非常严格的结构、规则，非常有序。不仅如此，由于我学习了英文语法，我也才发现了中文中也有类似的语法，尽管并不能完全重合；我甚至发现某些中文没有严格的语法，或不符合“语法”。但这之后，进一步学习使我理解中文的语法或许根本就与英文不能完全一致，“中文没有语法”的结论只是我由于试图把西文的文法套在中文上，而这是《马氏文通》以来的一个毛病。

以上大致是我学习英文以后对中文感受的变化。大约许多人学习英文也走过这样的历程，或仅仅走了前一部分历程。对英文的感受经历了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是一种切身的经验。然而严格说来，这种经验的完成完全不是由于那个所谓的“客观的”研究对象——中英文书籍——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而只是我们自身经历了一种蜕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经历了两个世界，但这两个经验世界都有（而并非“是”）我